

2017/09

Shark Adventure: A Dive into a Shark Arena

(Simplified Chinese, with photos in English original)

鲨鱼区潜水乐

方蓁和我都追求嗜好，但领域各有不同。

吸引她的是她能够去设法征服的那些活动；她投入，是因为有挑战在其中。而我追求的嗜好都是我认为有趣的事。

常有人问我：「家一，方蓁去射击训练或是去比赛的时候，你都干什麼呀？」

我绝不会没事干。方蓁去射击让我有了追求我喜欢的活动的时间，而背着水肺深海潜水，就是一种这样的活动。

潜水我十分娴熟。最早在二十多年前，我们就全家一起去尝试潜水。当时在教练教导下，方蓁和两个女儿在家中游泳池

裡上了一课。我一向都主张方蓁和两个女儿应该去尝试各种不同的活动。方蓁比较属于地上动物类型，不怎麼喜欢深海潜水，我们后来就决定不去碰它。



等方蓁射击的时间越来越多，我感觉可以再去上潜水课了，而且要拿到潜水资格。女儿顾麟也差不多在那个时间拿到她的证照。迄今我也潜水大约已经十年了。

女儿喜欢在加州海岸外的太平洋裡潜水，我却喜欢在温暖清澈的加勒比海海水中遨游。

我曾经在大巴哈马、大开曼、开曼布拉克、波拉波拉岛一带潜水。我也喜欢开飞机，有一架飞机平常停放在佛罗里达，我通常搭机到佛罗里达后再自己开飞机到潜水目的地。

我喜欢附带着很多行动的活动，潜水刚好符合了这一点。海底的热带鱼美不胜收，徜徉海中的经验与陆地行动完全不同--周遭尽是绚丽斑斓的五颜六色，鱼儿游来游去触手可及。



有三次我调高了冒险程度，前往巴哈马拿骚的司徒特湾的鲨鱼区潜水。我不是为了要克服畏惧或是要证明给自己看而去从事这项特殊的潜水活动；我去，是因为听起来很好玩。

但我也不得不承认我第一次确实有点紧张。我询问潜水学校

的人有人潜水而被鱼咬吗？他说没有。不过不管有还是没有，我估计潜水的风险不会比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大到哪裡去；公路上会出车祸，但是我也未因车祸就从此不上路了。

潜水时大家都被领到海床上的鲨鱼区。鲨鱼区其实是一个岩石围起来的环状区域，我们跪在礁石旁，放眼极目四望。首先进入眼帘的是礁鲨，但离我们仍有段距离。下一个出现在视线之内的是喂鲨鱼的人，从头到脚穿着铁子甲，提着一笼鱼头，漂进环礁区。他一打开笼子的门，鲨鱼就从四面八方闻腥而来，游向喂食者，将他重重包围，抢食的疯狂大戏也从此展开。

我们接到的指示是观赏时要跪下、双手贴近大腿。我头一次从事这种潜水时，身子一动也不敢动。我张大了眼睛，不敢置信的看着：上方、四周、前方均逡巡的全是鲨鱼，一幅难以令人置信的图画在我眼前出现。鲨鱼大约六英尺长，有些在你附近游动，甚至会游着游着就撞上你。

喂鱼的人喂了十多分钟后就结束喂食过程，游开那一带，但

鲨鱼依然尾随不去。

潜水学员接到的指示是暂时留在原地，看看鲨鱼你争我夺抢食时有没有那隻鲨撞掉了牙齿，留在海床上。最后教练发出信号，要大家浮出水面；那一刻鲨鱼都走了，那一带安全了，可以浮出水面。

我最后一次去鲨鱼区潜水，是在二〇一六年的三月，女儿顾麟与我一同前往。

顾麟是一位潜水高手，段数比我高，拥有夜间与救人的双重潜水证照。她喜欢在加州蒙特瑞外海的太平洋中潜水。

我有两次与她同去，但是由于我视力渐弱、洋水太冷，而且还有一次我把一条大白鲨当成了海狗，使得我对在太平洋潜水不那麼热衷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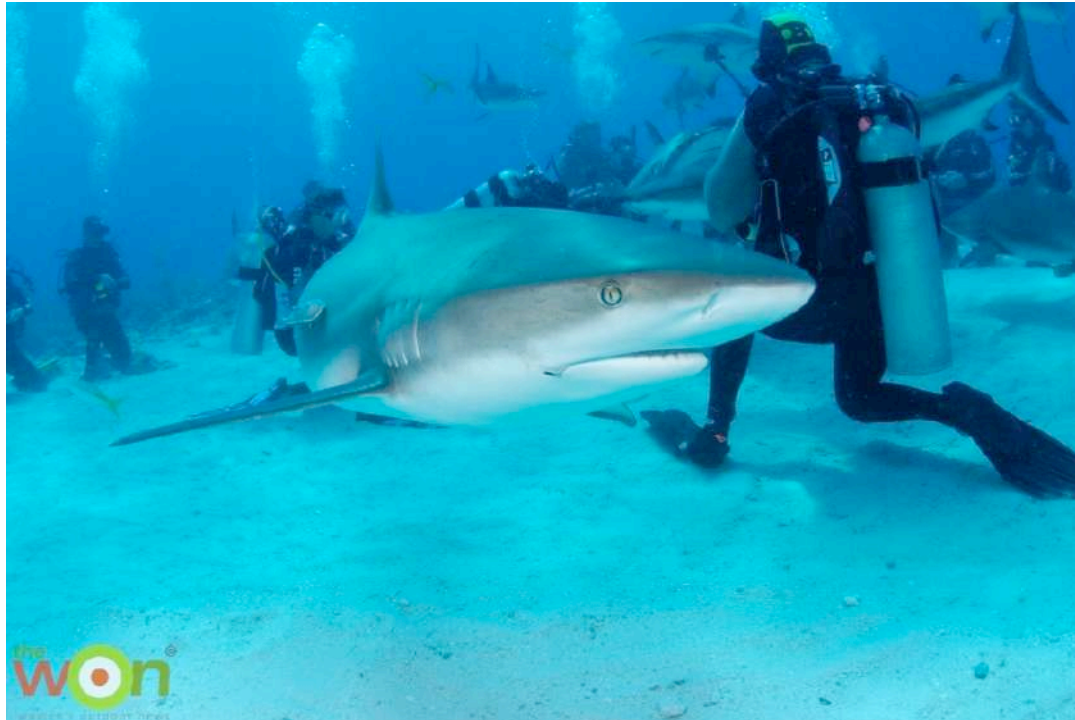


但是顾麟喜欢在能见度不佳、冰凉的水中在载浮载沉。

我也希望她去体验一下鲨鱼区的潜水滋味。这是我们父女俩共度时光的愉快方式。

顾麟最近想起这样的潜水时曾说：「它真是令人兴奋。你可以自己想像在水中如何邂逅鲨鱼：鲨鱼如何、如何，教练又如何、如何告诉你，但是这些都是理论；当鲨鱼鼓动着尾巴游过来的时候，几乎跟你头碰头、离你脸庞只有一巴掌那麽远，那种真实感真是动人的令人心悸。」

我的女儿常常对我开玩笑说，我一在机场放下太太让她单飞后，我就自己去冒险了。方蓁的射击事业其实为我们两个人都打开了大门，两人都可以去尽情追逐自己的嗜好与兴趣。



找到自己的鲨鱼探险

方蓁在外竞赛时我不会枯坐家中；我是那种如果身边没有什麼兴奋刺激的事好做，就自己会出去冒险的人。

方蓁是目标导向、在过程中找到满足，我则从结果在得到满足。如果需要拼老命才能从嗜好中得到快乐，那种嗜好就罢了，我会去找别的东西。方蓁受吸引、去追寻的，是会驱动

她全力以赴的事。她的态度与方式令人钦佩，但是我认为大多数的人像我一样，要找的是乐趣，是让人易于乐在其中的嗜好。